

海岱史略

114-140

八

海岱史畧卷之一百二十九

明臣傳

曹凱字宗元益都人正統十年進士授刑科給事中磊落多壯節
英宗北征諫甚力二曰今日之勢大異澶淵彼文武忠勇士馬勁
悍今中貴竊權人心玩愒此輩不惟以陛下為孤注即懷愆愆欽
亦何暇恤帝不從乘輿果陷凱痛哭竟日聲徹禁庭與王鏐共擊
馬順至死景泰中遷左給事中林聰劾何文淵周旋詔宥之壯節
殿力爭二人遂下吏時令輸豆得補官凱爭曰近例輸豆四馬勁
以上授指揮彼受祿十餘年費已償矣乃令之世襲是以生微欽
血養無功子孫而取息長無窮也有功者必相謂曰吾以捐其擊

此彼以輸豆亦獲此是朝廷以我軀命等於任赦其誰不解體近
自今惟令帶俸不得任事傳襲文職則止原籍帶俸帝以為然命
已授者如故未授者悉如凱議用薦擢浙江右參政鎮守都督李
信擅募民為軍糜餉萬餘石凱劾奏之信雖獲宥諸助信募軍者
咸獲罪在浙數年聲甚著初凱為給事嘗劾武清侯石亨亨得志
修前憾謫凱衛經歷卒

李森字時茂歷城人天順元年進士授戶科給事中負氣敢言憲
宗立上疏請禁朝覲官科歛為民害者詔禁止又言近有無功而
晉侯伯都督者有無才德而位九列者有以畫奕彈琴醫卜技能
而得官職者名爵日輕廩祿日費是玩天下之公器棄國家之大

柄也自今宜擇人授毋令匪才競進且請嚴軍官黜陟覈逃伍虛糧皆報可明年夏日食瓊山縣地震森疏陳十事未幾以貴幸侵奪民田率詣給事言旨奉先帝敕皇親強占軍民田者罪勿赦投獻者戍邊今外戚同或求武強武邑田六百餘頃翊聖夫人劉氏求通州武清地三百餘頃詔皆許之何其與前敕背也彼矜壑難厭而畿內膏腴有限小民衣食皆出於此一旦奪之何以為生且本朝百年來戶口日滋安得尚有閒田不耕不稼名為奏求實豪奪而已帝善其言而已賜者仍不問山西災山東及杭紹嘉湖大水森等請蠲賑帝並從之時帝未有儲嗣而萬貴妃專寵後宮莫得進言者每勸上普恩澤未敢顯言妃妬也惟森抗章言之帝心

惲森已再遷左給事中會戶科都給事中缺吏部列森名上詔予
外任部擬興化知府不允乃出為懷慶通判未幾授劾歸不復出
魏元字景善朝城人順元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中成化初萬貴
妃兄弟驕橫元疏劾之四年慈懿太后薨將別葬元偕同官三十
九人抗章極諫竟得如禮其年九月彗星見元率諸給事上言入
春以來災異叠至近又彗星見東方光拂台垣皆陰盛陽微之証
傳聞宮中乃有盛服匹耦中宮天宮闡雖遠而視聽猶咫尺衽席
之微謫見元象不可不懼且陛下富有春秋而震位尚虛豈可以
宗社大計一付之愛專情一之人而不求所以固國本安人心哉
願明伉儷之義嚴嫡妾之防本支百世之基實在於此四方旱澇

相仍民困日棘判襄流民告變陛下作民父母初無傲惕僅循故事付部施行民更何望惟亟罷征稅發內帑遣官振贍庶可少慰人心陛下崇信異教重糜資財廣建齋醮而西僧劉實巴等至加法王諸號賜予駢畜出乘輿輿用金吾仗奉養過於親王悖理亂紀孰甚於此乞革奪名號遣還其國追錄橫賜用振饑民仍敕寺觀永不得再請齋醮以蠹用國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今公私交困由玩好太多賞賚無節或營立塔寺或購市珍奇一物之微累價巨萬國帑安得不絀願屏絕淫巧停罷宴游諸銀場及不急務悉為禁止至兩京大臣不乏奸貪陛下勿謂其位高而不忍遽去勿謂其舊臣而姑且寬容宜令各自陳免用金大體其貪位

不去者則言官糾劾而臣等濫居言路無補於時亦望罷歸為不
職戒帝優詔褒答之然竟不能用累遷都給事中出為福建右參
政巡視海道嚴禁越海私販巨商以重寶賂元怒叱出之母憂歸
廬墓三年服除起江西參政卒

艾洪濱州人宏治九年進士授兵科給事中武宗立詔清覈騰驤
諸衛及在京七十二衛軍給事中葛嵩劾無所徇得各監局占
役者七千五百餘八有旨送各營備操中官魏興等撓之格不行
洪率同官抗論竟不能得又劾英國公張懋懷寧侯孫應爵等並
請斥陝西鎮監劉雲薊州鎮監劉琅不聽雲乞以養子偉為錦衣
千戶洪復率同官劾之事乃寢洪劾中官諸疏傳至南京應天尹

陸圻錄以示諸僚及劉瑾逐劉健謝遷給事中戴銑御史薄彥徽等各馳疏抗諫請留健遷瑾等大恚矯旨逮銑彥徽等下詔獄並洪俱廷杖削籍既而劉健遷等五十三人為奸黨洪與焉洪在兵科久諫疏多可稱削籍後復罰米二百石喻宣府瑾誅起官終福建左參政

徐暹歷城人宏治十五年進士武宗即位擢南京工科給事中因災異上言七事且請斥英國公張懋尚書張昇等撤諸添註內官明正張瑜劉文泰用樂失宜致悞先帝及太監李興擅伐陵木新寧伯譚佑侍郎李鏊同事不舉之罪帝下之所司劉健謝遷去位暹與戴銑薄彥徽等連章奏留健遷且劾中官高鳳帝怒逮繫詔

獄廷杖除名後起山西僉事進副使平巨盜混天王民德之卒於官

張鳴鳳清平人宏治九年進士為永康知縣有政績擢南京御史時八黨竊柄朝政日非鳴鳳偕十三道御史薄彥徽陸崑等上疏極諫請務學親政委任大臣亟屏太監馬永成魏彬劉瑾傅興羅祥谷大用輩以還至治疏至朝事已變劉瑾謝遷皆被逐於是復上公疏請留健遷而外永成瑾等瑾怒悉逮下詔杖各杖三十除名後起湖廣僉事進副使母憂歸卒

陳鼎字大器其先宣城人高祖尚書廸死惠帝之難子孫戍登州衛遂占籍焉鼎舉進士正德四年授禮科試給事中鎮守河南中

官廖堂福建人也弟鵬之子鐸冒籍中河南鄉試物議沸騰畏堂
莫敢與難然上章發其事鐸遂除名堂鵬大恨會流寇起鼎陳弭
盜機宜堂囑權幸摘其語激帝怒下詔獄掠治謂鼎前籍平江伯
貲產附劉瑾增估心懷疑有侵盜尚書楊一清救之乃釋為民世
宗立復故官遷河南參議妖人馬隆等為亂鼎督兵誅之擢浙江
按察使廉介正直不通私謁呂為應天府尹未任卒

藍田即墨人為御史爭大禮被杖給事中潮陽陳洸素無賴家居
與知縣宋元翰不相能令其子柱許元翰謫戍元翰撫洸罪及惟
簿事刊布之名辨冤錄洸由是不齒於清議尚書喬宇出為湖廣
僉事是時張璁桂萼以議禮驟顯洸乃上疏言璁等議是宜急去

本生之稱因詆字及文選郎夏良勝而稱引其黨前給事中于桂
等帝即還洸等職謫良勝於外洸遂劾大學士費宏尚書楊旦金
獻民趙鑑侍郎吳一鵬汪偉諸人悉邪黨而薦廖紀等十五人帝
益大喜立罷且擢紀代之璉等輩遂引以擊異己田與給事中趙
漢御史朱衣張曰韜戴金文章劾洸田並劾席書且封上元翰辨
冤錄都御史王時中請罷洸聽勘洸奏羣奸恨臣抗議大禮將令
撫按殺臣請遣一命衣往洸意錦衣可利誘也得旨遣刑部郎中
葉應驄及錦衣千戶李經應驄與焚香誓天會御史熊蘭等謀治
具上洸罪狀至百七十二條除赦前及曖昧者勿論當論者十三
條罪惡極宜斬妻離異子杜絞洸懼亡詣關申訴書等為居間要

璉共奏謂洗議禮臣為法官所中帝入其言命免罪為民六年璉
等益用事璉等掌刑部洗謂乘此故案可反也上書許應驄等
等因訟洗寃遂逮應璉元翰黃綰詞連四百人應驄為民元翰綰
及田等貶斥有差數年洗更令人奏應驄勘獄時酷殺無辜二
十六人帝特譴應驄戍東遠是獄也始終八載凡攻洗與治洗獄
者無不得罪天下惡璉輩奸橫益羞言議禮臣矣張璉掌都察院
考察其屬田落職歸

張錄字宗制城武人正德六年進士授太常博士擢御史嘉靖初
伏闕爭大禮下獄廷杖出按畿輔劾宣府失事諸將皆伏辜西域
魯迷貢獅子西牛方物言所貢玉石計費二萬三千餘金往來且

七年邀中國重賞錄言明王不貴異物今二獅日各飼一羊是歲
用七百餘羊也牛食芻菽今乃食果餌則食人之食矣願返其獻
歸其人薄其賞以阻希望心帝不能用張璁擢兵部侍郎錄與諸
御史爭之不聽璁與桂萼屢攻費宏錄言水旱相仍變異迭出正
臣工修省時諸人為國股肱相傾排若此欲弭災變不亦難乎乞
并黜三人以回天譴帝為戒諭璁萼後璁以侍郎總臺事修前憾
言錄不諳憲體遂貶歸家居二十年卒

葉洪字子源德州人嘉靖八年進士授戶科給事中十一年肇舉
祈穀禮於圓丘帝不親祀洪疏諫帝責洪妄言尋巡視京營進工
科右給事中汪鋌遷吏部尚書洪極論其奸忤旨奪俸明年考察

鎔修怨遂坐洪浮躁貶寧國縣丞居二年復以大計奪其職言者
屢訟寃不從用

賈三近字德修澤縣人隆慶二年進士授吏科給事中四年疏言
善治者守法以宜而去其太甚而已今廟堂之令不信於郡縣郡
縣之令不信於小民蠲租矣而催科愈急振濟矣而追逋自如恤
刑矣而寃死相望正額之輸上供之需邊疆之費雖欲損毫釐不
可得且監司考課多取振作集事之人而輕寬平和易之士守令
雖賢安養之心漸移於苛察撫字之念日奪於征輸民安得不困
乞戒有司務守法而監司殿最毋但取旦夕功失惇大之體已復
疏言撫按諸臣遇州縣長吏率重甲科而輕鄉舉同一寬也在進

士則為撫字在舉人則為姑息同一嚴也在進士則為精明在舉人則為苛戾是以為舉人者非華顛豁齒不就選人或裹足毀裳息心仕進夫鄉舉豈之才良宜令勉就是途因行激勸詔皆俞允遷左給事中勘事貴州中道罷遣遂請急歸萬歷初起戶科給事中平江伯陳王謨以太后家姻黨緣得鎮湖廣三近劾其垢穢乃不遣給事中卻遵御史景嵩韓必顯劾譚綸被謫三近率同列救之不從時方行海運多覆舟以三近言罷其役初有令征賦以八分為率不及者議罰三近請地凋敝者減一分詔從之中官溫泰請盡輸官稅鹽課於內庫三近言課稅本饒邊令屯田半蕪開中法壞塞下所資惟此苟歸內帑必誤邊計議乃寢十二年累遷右

僉都御史巡撫保定畿輔大饑振貸有方召拜大理卿以親老歸
養起兵部侍郎復以親老辭不許尋卒韓必顯安邱人隆慶二
年進士官至陝西巡撫

遂中立字與權聊人萬歷十七年進士由行人擢吏科給事中
遇事敢言行人高攀龍御史吳宏濟南部郎譚一召等咸以爭趙
用賢之罷被斥中立抗疏曰諸臣率好修士使跽伏田野誠可惜
也陛下怒言者則曰出朕獨斷輔臣王錫爵亦曰至尊親裁臣謂
所斥者非正人耶則斷自宸衷固陛下去邪之明即擬自輔臣亦
大臣為國之正若所斥者果正人也出於輔臣之調旨而有心斥
逐者為妬賢出於至尊之親裁而不能匡救者為竊位大臣以人

事君之道當如是乎陛下欲安輔臣則罷言者不知言者罷輔臣
益不自安疏入忤旨停俸一歲尋進兵科右給事中有詔修國史
錫爵舉故詹事劉虞變為總裁虞變錫爵門生也以拾遺劾罷諸
御史言不當呂中立詆虞變元力並侵錫爵遂寢召命文選郎顧
憲成等以會推閣臣事被斥中立上言兩年以來銓臣相繼屏斥
尚書孫鑰去矣陳有年杜門求罷矣文選一署空曹逐者至再三
而憲成又繼之臣之今而後非如王國光楊巍則不能為家宰非
如徐一欽謝廷案劉希孟則不能一日為選郎臧否混淆舉錯倒
置使黜陟典寄之權門用舍斥罰視一時喜怒此人才消長之
機不可不深慮也且會推閣臣非自十九年始皇祖二十八年廷